

20141204 黃國昌老師演講 1129 之後公民運動的展望@虎尾科大通識講座

謝謝潘老師還有虎尾科大的邀請，那事實上當初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我剛好腦袋裡面在想的跟可能剛剛潘老師所講的，不管是太陽花的運動還是一般的公民運動，對於各位來講相對而言會比較陌生的一個議題，那但是這個議題對於臺灣未來的整個發展扮演非常關鍵性的角色，所以我就挑了也是我自己在學術上面的專業，也就是我在進行研究的時候的一個核心的關懷主題是我們國家的司法制度，所以我就挑了這個問題，那只不過說剛剛來到這邊聽潘老師說明了一下他當初希望找我來的理由以後，我才驚覺到說，如果會今天這個題目不是各位所期待，各位希望我談一些可能各位不管在太陽花運動的期間當中自己的觀察，不論你所站的立場是贊成還是反對還是有各式各樣的問題，那利用今天的時間可以共同來討論。

那對我來講，談什麼問題我都OK，完全開放，那取決於今天晚上願意花這個時間來，坐在這個地方參與的同學，其實我可以從現在開始就回答各位，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所有任何的問題，有什麼問題通通都可以回答，整個全部都是討論的方式，那我不知道你們的偏好或者是選擇會是什麼，我簡單地先利用一開始的時間，不要浪費太久，簡單的三個選項，第一個選項是說我們從現在就開始QA，然後QA一個半小時，對我來講是完全OK的，因為前兩天在師大舉辦了一個座談，基本上就是採取這樣子的模式，結果跟另外一個老師整整弄了兩個多小時還沒有辦法消化現場的問題，這個是第一個選擇，就現場只有QA；那第二個是各位希望我談談在選舉過後對公民運動的觀察，當然不會只聚焦在說過去幾年活動的回顧，可能比較重要的是說，在今天的這個時間點上面，未來我們應該如何地來加以展望；那第三個就是按照今天本來預定的內容，要跟各位談司法改革，那我現在會有一點點擔心是說，對於各位主要是以理工為背景的同學，談司法改革的這個問題你們會不會覺得太遙遠，對於你們來講太乾，那不是那麼有興趣，尊重各位的選擇，那麻煩各位如果你有參與，我們大家共同的參與這個決定，來決定我們接下來一個半小時要怎麼度過。

贊成現在就開放QA，我們接下來一個半小時就共同來討論的請舉手，沒有，OK好；那第二個，希望我談公民運動，然後特別是在1129以後，跟未來的展望的請舉手，OK好，謝謝；希望我按照原來的題目，談司法改革的請舉手，OK好，謝謝。

不好意思這位朋友，雖然可能會讓你有一點點失望，因為這有廣告不實不嫌，

你可能是看到這個題目才來參加的，不過因為比較多的朋友想要談公民運動以及未來的展望，你是不是可以允許我現在就換題目談這個，可以嗎？好，謝謝你。

我其實電腦裡面有別的PPT，跟公民運動還有接下來的展望是比較有關係的，那但是我想時間寶貴，就不要再浪費時間換PPT，我就直接切入正題，跟各位說明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自己的一些觀察，那接下來會留一些時間讓各位可以共同參與這個討論的行列。

今年三月那場運動對於很多人來講是有一群學生，包括了一些公民團體跟學者專家，他們採取了一個非常激烈的方式，衝入我國的國會，以衝入我國國會的方式來提出他們的訴求。從我們政府的觀點，你可以說這是一個違法的行動，這是一個反法治的行為，你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從我們的政府的觀點，這是一個反民主的行為，你如果你任何的意見的話，在臺灣的這個社會當中，我們應該透過民主的程序來處理，怎麼會透過用衝入國會這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這個大概是對於太陽花運動兩個比較強烈的質疑跟主張。

那在我們比較仔細地去檢驗這兩個主張，在什麼樣子的程度範圍之內，可能違反了我們從小到大所受到的公民教育，或者是說，所接受到的有關於憲政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觀念，我們先回顧一下，在三月那場運動的時候，他所提出來最主要的核心訴求它發生的背景是什麼。

在三月那場運動當中，各位或許從一般的報章雜誌或者是其他的網路媒體上面，接收到的訊息是說，他所標舉最大的一個slogan，就是一個標籤，就是「反服貿」，或者是說「反黑箱服貿」，在場不知道服務貿易協議或者是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簽訂，不知道有簽服貿協議這件事情的朋友可不可以舉手讓我知道一下，ok好，大家都知道我們去年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服貿協議，簽訂服貿協議的時間，是在去年6月的時候，在去年6月的時候簽服貿，在社會上面引起一陣輿論的譁然，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政府正在進行這件事情，不僅是一般的民眾不知道，國民黨的立委，執政黨的立委也紛紛跳出來表示說，他們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大家覺得非常的驚訝。

那也是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有很多NGO的團體，有很多學者專家跳出來指責這個政府，你怎麼會用黑箱的程序去處理服務貿易協議，那當然從我們政府的角度，他提出了很多的解釋，他說在簽服貿的時候，他們事實上有徵詢過很

多產業界領袖的意見，那事實上並不是完全沒有進行任何徵詢的程序，但是核心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呢？核心的關鍵從6月以來大概所展開的爭點有下面這幾項：

第一項是這個服務貿易協議到底是由誰決定，由誰決定哪一些產業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被放到服貿協議當中，去開放我國的服務市場，讓中國的企業可以到我國的境內來從事服務業的營業，那為什麼我會說到底是誰決定哪一些產業進來我國的市場當中這個問題重要，因為我們姑且不論，就是不要去太抽象地去談說，在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下面，它可能會產生的問題，一般人可以有的基本的認識跟瞭解是，在任何自由貿易的協定當中，兩個國家互相約定就特定的產品開放市場，我開放一些產品讓你進來我的市場，你也開放一些產品讓我進去你的市場，在這個交換的過程當中，有一些產業會得利，有一些產業會受害，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哪一些產業會得利，哪一些產業會受害，我們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我們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來進行這件事情的決定。

我相信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講，會同意的一個原則是說，決定誰受益誰受害這件事情在一個當代的民主國家當中，我們必須要透過實質的審議討論，透過一個民主的程序來共同做這樣的決定，對於受害的廠商，從他們的觀點來講，你可以說是以他們的犧牲，在經濟上面利益的犧牲來換取其他產業的得利，那如果在自由貿易的協定下面所產生的效果是這個樣子的話，我們一定要去處理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就是說，在政府的機制下，如果為了一個好的目標，我們所謂好的目標就是先暫時地把它設定成說，整個社會會因這個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而受利，先確定有受利以後，下一個問題馬上就是要決定分配的問題，所得到的這些利益要如何分配。

那在這樣子的觀念底下，很容易進一步我們要處理的問題就是，那些被犧牲受害的廠商，政府要透過什麼樣子的措施加以補償進行協助，那問題是，在黑箱服貿，不好意思，我用一個比較中性的詞，在服務貿易協定簽訂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先檢視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們是不是確定這個服貿協議的簽訂對於我國來講是有利的，在媒體上面，你們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說，政府宣稱服貿是利大於弊，就是利大於弊，這個是當初在推動服貿協議的時候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那下一個問題是說，下一個問題是說，政府怎麼知道利大於弊？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進行服貿協議的推動，在簽字以前，在簽字以前，他一定要進行一個縝密的產業調查評估，在產業調查評估的基礎上面，你才有可能去做出一個結論說，這個服貿協議最後的結論是利大於弊，那我們先確定了這個結論以後，下一個階

段馬上就要處理的就是利益跟損害要如何分配的問題。

但是當我們去追問政府說，好，你說這個服貿協議是利大於弊，請你把你的評估報告交出來，讓大家看，你總不能空口說白話說你認為是利大於弊，就是利大於弊，當民間社會開始跟我們的政府要求這個評估報告的時候，大家才赫然地發現說，原來在簽字以前並沒有做這樣的評估報告出來，如果沒有做這樣的評估報告出來，我們下一個合理的問題就是，你到底是用什麼基準去判斷說，簽了這個東西，對於臺灣的貿易會有利益？整件事情是在已經簽訂了服貿協議以後，已經簽訂了服貿協議以後，我們的政府才委託一個官方的，也就是經濟部他們出資所設立，他們出資所設立的研究機關，叫中經院，中經院才透過事後補做的方式，補做他本來應該就要做的功課的方式，去提出了一份衝擊影響的評估報告。

那個報告的結果出來是，我們的GDP因為這個服貿協議的簽訂，每年會增加0.025%到0.034%，會增加0.025%到0.034%，那當這個調查報告，衝擊報告，政府自己做的，不是批評他的學者所做的衝擊報告出來以後，才造成一片譁然，你偷偷地去簽了這個協定，國會不知道，一般的民眾也不知道，你宣稱正當化的基礎，就是我這樣子做的理由是一片苦心，因為對臺灣未來的經濟發展非常的重要，利大於弊，結果你自己的官方報告做出來了，你自己的官方報告做出來的是，即使從政府的觀點，GDP也只會成長0.025%到0.034%。

那第二個我們就再問，開放了中國的服務業到臺灣來了以後，對於臺灣的就業市場它所造成的衝擊是什麼？我先舉美國的例子，美國的國會在審查行政部門的FTA的時候，行政部門送交給國會的報告一定要清楚地說明，這個自由貿易協定簽下去了以後，對於美國國內的就業市場它所產生的衝擊是什麼，而政府他所準備的因應策略是什麼，必須要提出一個就業衝擊評估影響報告給國會，國會一定要有這些資訊，他才有審核的基準，那否則的話，你會有個合理的問題是說，那些立法委員在國會當中，到底要不要批准行政部門所去簽的自由貿易協定，他們要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面去做這個判斷，那些立法委員，那些國會議員他總不可能說只要行政部門送來的我們一定照單全收，那如果結論是一定照單全收的話，何必養這些國會議員？

國會如果要進行實質的審查，他一定要有審查實質的資訊，沒有這些資訊，你可以說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是沒有任何基礎，沒有任何基礎不負責任的決定，國會議員你要投贊成票還是要投反對票，你要不要提出各式各樣的修正建議，你總

不可能是透過擲茭或是擲骰子的方式來決定，但是當我們簽服貿協議的時候，我們再度請我們的行政機關把就業衝擊影響評估提出來，答案是沒有做，沒有做就業衝擊影響評估，甚至在事後的時候，當立法院開始針對服貿協議舉行公聽會的時候，我等一下再跟各位仔細地解釋那個公聽會是怎麼舉行的。

開始舉行公聽會的時候，我在立法院請我們的勞動部部長，那個時候還是勞委會的主委，請他把，那現在你們之前沒有做，現在都已經簽了，簽出來了，請你把現在的衝擊影響評估交出來，答案一樣，沒有做。

各位如果仔細地想一想，你會發現是，今天不管服貿好還是不好，我們先把這個問題放在旁邊，你看這個行政部門去簽對於臺灣的未來、對於人民的經濟生活會有這麼重大影響的服貿協議的時候，連最基本的功課，該做的功課都沒有做，如果連最基本該做的功課都沒有做，你要如何地告訴人民，你要如何要求人民說，你們不要問這麼多，相信我就對了，因為只有我們懂，你們這些人通通都不懂，你們既然通通都不懂，把你們的嘴巴閉上，就接受我們去簽出來的服務貿易協定就好了。

對於政府這樣子的態度，從去年夏天開始，有很多NGO的朋友，有很多學者專家，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態度，所以開始要求政府說，你必須要在立法院裡面辦公聽會，你最起碼你要先從公聽會開始辦，讓大家知道說有哪一些產業在服務貿易協定當中，有哪一些產業不在服務貿易協定當中，讓他們知道了以後，表達他們的意見，沒有做衝擊影響評估的開始重新補做，我們想辦法把之前沒有做的程序慢慢地補回來。

那第二個也是很關鍵的問題是說，服務貿易協定送到了國會以後，國會要如何審查這件事情是另外一個要處理的重大爭議，我先從公聽會的舉辦開始說明。

當初我們要求立法院開始辦公聽會的時候，你們知道一開始那個公聽會是怎麼辦的嗎？一開始那個公聽會是，在連續三天要辦八場公聽會，上午辦一場，下午辦一場，晚上辦一場，上午辦一場，下午辦一場，晚上辦一場，最後一天上午下午，八場，宣布的時候，到連續三天要開八場公聽會，那八場公聽會當中，那八場公聽會當中，他要把64個產業全部處理完畢，所謂64個產業那只是大的項目別，服務貿易協議它會cover的服務業的類別是，我大概這樣講好了，從一個人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幾乎全面都包了。那那樣子的公聽會擺明的就是一個過

場，單純的就是一個過場的秀而已，他沒有任何想要讓你實質討論的意思，就是這個程序混過去了以後，混過去就算。

那對於公聽會那樣子的開法，我們當然沒有辦法接受，我今天辦一場公聽會，我是到前兩天才發開會通知給你，然後找一些政府可以控制的代表到公聽會上面來，每個人五到十分鐘，盍各言爾志，這樣子的公聽會老實講沒有任何舉辦的意義。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有很多NGO的朋友開始要求而且迫使立法院承諾那個公聽會要一個產業一個公聽會，一個產業一個公聽會，你才能針對個別的產業可能會產生實質的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那但是當公聽會一展開的時候，當公聽會一展開的時候，實質上面進行的內容才讓大家開始驚覺到說這件事情到底有多可怕，所謂這件事情到底有多可怕指的是說，現在有一個滿有名的網路媒體叫作「沃草」，他們是專門在做國會監督，那各位如果有空，可以上去看一下沃草他上面針對服貿公聽會他們所整理的內容，當他們發現說，在每一場不同產業別的公聽會當中，代表政府出來說明的兩個主要的人，一個是我們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先生，一個是我們的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先生，他們每一次到公聽會上面來，說明的內容照本宣科，就站在上面用念的，每一次公聽會所念的內容一模一樣，他們已經快要沒有辦法忍受。

那場公聽會舉行的方式是，我問你一個問題，但是我沒有得到實質的答案，那種公聽會的舉行，那種公聽會的舉行，它實質上面的意義，你如果跟其他的國家，譬如說美國針對FTA在進行國會聽證的時候，絕對不是像我們的政府用虛應故事的方式來進行。

第二個重要的爭點是，要進入實質審議的時候，請問我們的立法院要按照什麼程序來審理服貿協議，這個問題我也曾經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上面公開請教我們那個時候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先生，當然現在內閣總辭他有沒有留任我不確定，王郁琦先生他沒有辦法實質地回答說，我們的立法院要用什麼程序來審，這個問題我必須要說他回答得很誠實，他不知道要用什麼程序來審，因為我們國家的立法院到目前為止沒有針對兩岸服貿協議這件事情，或者是沒有針對我國跟其他國家所在簽訂的條約、所在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要怎麼審查這件事情，透過立法的方式去建立任何的法定機制。

那對於各位來講，你們或許會覺得非常的荒謬，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堂堂一個國家的國會，我們不是到昨天，也不是到去年才宣布解嚴，才宣布中止動員戡亂時期，怎麼會歷經這麼久的時間，我們針對對外的條約也好，對外所簽訂的FTA也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簽的任何的協議也好，要怎麼審查沒有一套法定的程序機制，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當你開始思考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可以開始回溯地去看，說欸，那這件事情是不是，這件事情是不是到2013年或者是2014年才冒出來的爭議？其實不是，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的國會就曾經做過一個決議，由立法院自己做一個決議，要求行政部門把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條例的草案送到立法院給立法院審議，有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個重要的背景是，2008年的時候，政黨輪替，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在2008年的時候，他不是拿到689萬票，在2008年的時候，他拿到765萬票，他整整以220萬票的差距擊敗了那個時候要跟他競選總統的反對黨，同時在國會，國民黨在2008年也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在國會整個國會的席次當中，在整個國會的席次當中，拿了100多席，已經將近要四分之三。

那也就是說，在國會裡面即使是多數或者是絕大多數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執政黨籍的立法委員他們也贊成說要訂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因為這件事情的道理太簡單了，沒有理由這麼重要的事情總統一個人、行政部門說了就算，人民選出來要去監督行政權行使的國會，沒有任何參與審議，沒有任何監督的可能性，國會當然要參與，國會當然要監督，問題是，2008年當我們的國會在執政黨立委的支持下面，做了這個決議的時候，我們的行政部門那個時候的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女士，他回給國會的回函是，沒有必要，沒有必要，沒有必要去立這個監督條例，因為他認為目前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經有充足的法源可以處理，他講的這句話是真的嗎？我們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答案，他講的這句話不是真的，為什麼我說他講的這句話不是真的？服貿協議到底應該要怎麼審這件事情，老實講，這個事情的爭議不是到2013年去年，也不是到今年三月學生衝入立法院以後才發生的，這件事情的爭議在2010年，我們跟中國簽訂ECFA的時候，老早就發生。

你如果仔細地去回溯在2010年，在2010年我們簽訂ECFA簽訂完以後，相關的新聞媒體的報導，你會發現說，我們的國會那個時候就ECFA簽訂以後，正在討論一個非常荒謬的問題，那個荒謬的問題就是，那ECFA送到國會來了以後，國會要如何審議，一群國會議員在那邊討論說，欸那這個東西送來了，我們國會要如何審，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審，因為法定的監督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結果最

後他們所採行的審議方式是用喬的方式，用喬出來的方式，說那我們這樣來審好了，那這個問題在2010年再度被拿出來檢視，再度被拿出來批判，民間團體跟學者專家再度地要求說，我們的國會請你們不要再混了，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但是行政部門充耳不聞，那你說行政部門充耳不聞，那那些國會議員呢？那些國會議員過半數以上都是執政黨的立法委員，他們在執政黨黨紀的綁架下，也不敢違逆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的意志，我們送他們到立法院去，我們希望他們扮演的功能是，讓行政立法兩個權力可以彼此相互監督制衡，我們不是送他們到立法院裡面去護航的。

這個爭議一直到2014年3月衝入立法院以前的3月7號、3月8號，民間團體再次地舉辦了一場記者會，同時也是邀請立法院的各個黨團的代表來參加，那場記者會的訴求非常的簡單，非常的直接，就是先立法再審查，先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你要制定完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了以後，你才有一個基準，才有一個法定程序來決定服貿到底要怎麼審，那場最後的要求還是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各位就知道了，3月17號有一個立法委員在一場混亂當中，自己躲在角落裡面，用沒有人聽得到的音量說：服務貿易協議視為審查通過。沒有任何實質的討論，沒有任何的審議，一個立法委員他可以透過這麼草率、這麼離譜的程序去宣布說服貿已經視為審查通過。

面對這樣子的現象，面對這樣子的現象，人民其實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摸摸鼻子算了，反正我們的國會就是這麼爛，問題是，你一旦接受了這樣子的現實以後，以後這個事情變成了一個先例，大家以後有樣學樣，我這次可以這樣幹，下次為什麼不行？當不正常的權力濫用因為人民的沉默而被看成了是一個正常的事情，這個國家的民主法治才真正要開始沉淪。

318之後，中間的過程我相信各位在媒體上面都有看到了，那些學生到底是所謂的暴民還是為了要去挽救臺灣已經快要跌得粉身碎骨的民主法治站出來做最後的一搏，我相信各位有你自己心裡的評價，我接下來要講的是，在那場運動以後，2008年以來，我們一直要而得不到的東西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我們的行政部門，我們的馬總統終於同意了說好，我們要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終於答應，行政院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在4月10號退場以前就已經提出來了行政院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臺灣的民間社會很多法律學者專家跟NGO的朋友還有學生團體也共同提出了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兩個版本的監督條例差別在哪裡，我沒有太多的時間進行非常仔細的說明，那我相信大概在運動結束以後，



特別是在運動還沒有結束的初期，就這兩個版本之間的比較，在立法院裡面，我們進行了審議式的討論，我相信相關的內容在網路上面各位都找得到，有興趣的話，我會鼓勵各位同學花一點點時間去看，形成你自己的判斷來檢驗我今天所講的內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行政院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從民間團體的角度上面來看，它實質上是一個不監督條例，為什麼說它是一個不監督條例？因為它把馬政府簽訂服務貿易協議的過程，那整個黑箱的程序明文化，也就是從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你如果回溯地去看，服貿協議簽署的整個過程完全符合行政院版它所規定行政部門所應該進行的程序，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黑箱服貿，黑箱服貿條文化的版本就是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

民間版的監督條例它在貫徹幾個重要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要讓民眾有參與表達意見參與審議的機會；第二個國會對於這一種跟中國所簽訂各式各樣的協議，必須要有能夠實質審查修改內容的權力；第三個這個協議所涉到的資訊必須要公開，過程必須要透明；最後一個，政治性的協議必須要交由，強制一定要交由人民公民投票，政治性的協議不是國會可以代理，必須要交由人民公民投票，那事實上政治性的協議必須要交由人民公民投票的這件事情是馬英九總統在2011年年底，他要競選連任第二任總統的時候，投票的時間是在2012年的1月14號，他在年底要競選總統的時候，接受外媒的訪問，他公開宣示他到第二任總統如果簽任何的政治性協議，一定會交給人民公民投票，這個是他所做出來的政治承諾。

那當我們請教我們行政院的官員陸委會的主委王郁琦先生說，行政院版的為什麼沒有把政治性的協議必須要交給人民共同來決定的這個要求放在行政院版的版本當中，他的答案是：總統既然講過了，就一定會做，這個是總統的政治承諾，我們大家要相信他，如果這個是一個應該做的事情，你為什麼不把它制度化放在條文當中？要讓未來整個制度的運作，要讓未來整個人民能夠做最後的把關的實際參與，完全必須要取決在政治人物的承諾上面，如果政治人物的承諾真的是可以得到在制度上面運作的確保的話，我相信臺灣今天不會面臨這麼大的困境跟挑戰。

行政院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在11月29號選舉以前，你如果問我這兩個版本的監督條例放在立法院裡面進行審議，哪一個

版本會贏？我會跟各位說大概就是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道理很簡單，我們的總統兼任了執政黨的黨主席，他透過黨紀控制了國會議員，徹底地弱化了行政立法兩個權限本來應該有的監督制衡關係，在黨紀的揮舞下，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會過。

但是你如果問我民間版的監督條例跟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如果交付給人民決定的話，哪一個版本會取得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我有100%的信心，民間版的監督條例會取得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道理很簡單，因為民間版的監督條例它所要求的就是我們過去這幾十年來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當中，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當中，我們所在追求、所在爭取、所在捍衛最基本的民主價值，這麼重要，會影響大家未來的生活的事情，不應該交由少數的人所決定，你交由少數的人所決定，你就會發生可怕的現象，什麼叫作可怕的現象，即使在總體上面有利益，我們要追問的下一個問題是，那些利益落到了誰的口袋，如果落到的是少數人的口袋當中，而其他的所造成的損害由絕大多數的人來承擔，這不是這個社會，這不是這個社會應該有的公平正義。

如果說在這個社會上面去用這個社會的資源，大家努力的共同的奮鬥，那個經濟的果實應該是由這個社會裡面的成員大家都能夠分享，而不是把所有的利益只交給少數的資本家，而一般的勞工階級卻因為這樣子的交往而遭受到最深層的傷害。

我們如果回顧過去這十年以來，臺灣的經濟發展你會發現說，我們的GDP每年都在成長，我們GDP的線長得像這個樣子，一直往上爬，你再看另外一條線，實質薪資所得，實質薪資所得考慮到物價上漲的因素以後，它的線幾乎是平的，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即使是國外的經濟學家，他看到臺灣發展的狀況，他就會直接問一個非常直率的問題，那個直率的問題就是：你們的GDP到哪裡去？你們成長的GDP如果沒有反映在實質薪資平均水準之上，GDP到哪裡去了，它不可能蒸發掉，它一定跑到某個地方去。

那這個是在整個太陽花運動或者是說三月的運動，不管各位怎麼樣去描述，我大概簡單地歸納就是，他要捍衛的價值有兩個主軸，第一個主軸是民主的價值，這麼重要的事情絕對不能透過黑箱的程序由少數的人決定；第二個重要的價值，第二個重要的價值是分配正義的價值，在這個交往的過程當中，我們不能只讓特定的大財團、權貴階級受益，而讓一般的人民共同承擔那個不利的後果。

在我剛剛那個討論的過程當中，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到底有什麼樣子政治上的野心，是不是想要併吞臺灣，是不是想要統一臺灣，我從頭到尾就沒有把這個向度，沒有把這個考慮放在裡面，你如果把這件事情的考慮再放在裡面的話，你大概就會瞭解為什麼這麼多人站出來抗議，為什麼這麼多人根本沒有辦法接受這整個過程以及結果。

更讓人沒有辦法思議的事情是說，在運動的過程當中，在運動的過程當中，我們的馬政府不斷地跟大家講的事情是，服貿已經簽了，不可能改，一個字都不能改，如果改了會影響到我們未來在國際社會上面的credibility，就是會影響到我們在國際社會上面的可信度。

有趣的事情是，在同一個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看到臺灣人民這麼多人跳出來反對黑箱服貿，他們自己的口風先鬆了說，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情有意見的話，我們不是不可以再討論，不是不可以再商量，那我相信任何，任何國家領導人他應該有的智慧是說，人民所發出來的怒吼，人民所發出來的抗議，事實上正是他對外爭取談判的時候，最好的籌碼，他可以利用那個籌碼，即使你贊成服貿，他可以利用那個籌碼幫臺灣去爭取更有利的交易條件，但是我們所看到荒謬的景象是說，我們的總統他不僅沒有把人民的怒吼跟抗議當成他對外談判的籌碼，是他自己在對內打壓說一個字都不能改，反而是對手開始釋放出善意說，既然大家有疑慮的話，這件事情不是不能商量。那對於我個人而言，我在那個時候看到的這兩股反差的反應，其實是無法置信，無法相信也不知道如何去理解。

這個決策上面的錯誤，這個決策上面的錯誤造成了臺灣社會非常多的人站出來反對，站出來抗議，你如果看，從那個時候，運動當時到運動結束以後的民調，各位會發現說，先立法再審查這個民主的防線最基本的要求所得到的支持高達將近八成，將近八成的人都贊成先立法再審查，為什麼？道理很簡單，我剛剛已經講過。

那但是如果說今天的立法只是把黑箱服貿協議明文化的話，那這樣子的法制化沒有意義，因為它有法制的外殼卻欠缺了民主的內涵，那從我剛剛跟各位描述的事情是，我們的國會，我們的國會在1129以前，他一定會，如果要強行表決，一定過行政院版，但是人民的民意卻是支持民間版，你從這兩個之間的反差，你大概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清楚的現象，那個現象就是，目前在國會裡面那些人他

們代表的不是民意而是黨意，而那個黨意是被馬英九一個人用黨紀所綁架的個人意志。

今天不管你的立場是支持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支持台聯、支持親民黨還是你通通都不喜歡，不管你是支持統一還是支持獨立，有一個底線我相信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民都同意必須要堅守，如果民意，民主政治它代表的就是民意政治的話，我們透過這個民主的程序，這個國會應該要反映的絕對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任何個人的意志，那當國會所展現出來的意志它沒有辦法代表多數人民的意志，他反映的只是少數個人的意志的時候，我們國家在制度設計上面一定要有機制可以調整，一定要有機制可以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也正是這個樣子，也正是這個樣子，所以事實上在太陽花運動整個過程當中，大家已經看到了這個結構性的問題了，所以才提出一個診斷，那個診斷就是臺灣的代議民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這個代議民主失靈的現象必須要被矯正，那在這個診斷的軸線上面才進一步去提出了說，我們希望召開公民憲政會議，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大家共同討論去凝聚我們要如何的修改，甚至是去制定一部的憲法，重新的調整權力彼此之間的監督制衡關係，讓我們的民主憲政體制它實際上面運作的結果符合我們一開始對民主的想像，一開始對民主的堅持，一開始所認為民主它所應該要實踐的價值。

那這個工程老實說並不容易，我們先不要講制定新憲法，我們就光講修憲就好，修憲要四分之三立法委員出席，出席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換成實際的數字也就是，在我們目前113席國會議員當中，只要有29個人不同意，任何憲法修正的議案沒有獲得實質討論的機會，那大家大概只要簡單想想就知道說，蛤？只要29個人反對這件事情就不可能，就可以了解到說，修憲這件事情到底有多困難，它的困難有多高。

那當然我這樣子說並不代表，並不代表因為很難，所以我們都不要去做，你如果在去年問我的時候，去年夏天問我的時候說，你有沒有信心把黑箱服貿給擋下來？我最誠實的答案是：沒有，完全沒有這個信心，完全沒有這個信心，甚至覺得滿悲觀的，為什麼要做？因為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整個社會默許從我們這邊拿到授權的政客可以這樣子胡搞瞎搞，臺灣這個國家過去幾十年來所爭取建立的民主法治就會慢慢地被摧毀，慢慢地被瓦解，你只有站出來抗議，站出來要求那些政治人物、政府的官員把話講清楚，在公開的平台上進行實質的辯論，你才有

可能讓越來越多的公民知道這件事情的可怕，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性，願意開始關心這件事情並進而採取行動，改變這件事情。

在去年夏天的時候，如果沒有那群NGO的朋友，持之不懈一直努力到今年三月，最後讓他們用這麼粗暴的方式通過，已經沒有其他任何的方式了，選擇衝進立法院，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現象絕對不是，絕對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現象，我們所看到的現象會是，這個政府他愛怎麼做就怎麼做，一般的人民無能為力，沒有任何改變的機會，如果這個變成了我們自己的認知，這個社會將會變得很可怕，我們逐漸地選擇放棄、選擇麻木、選擇把眼睛閉起來、選擇把嘴巴閉上，選擇靜靜地接受。

這次選舉的結果我自己之所以會覺得比較，我覺得不能用開心這兩個字來形容，而是會，應該是說，會開始覺得有希望，不是因為民進黨拿了很多縣市長的席次，民進黨拿幾席縣市長我可以很直白地講，我一點都不在意，關我什麼事，我在意的事情是說，有很多像你們一樣年輕的新世代，本來不關心公共事務，覺得政治離我太遙遠開始發現說，這一些事情對於自己是有影響，必須要站出來關心，透過自己政治權利的行使，不僅是創造改變的機會，而是讓改變實際上面發生，那這股力量，這股力量最起碼它會給這些政治人物一個震撼教育，即使對於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也是一模一樣，我這次把票投給你，可能是因為對於過去政府這些道行逆施的行為，我發出我的怒吼跟抗議，並不代表說我以後永遠都會把票投給你。

但是在制度面上面，我們還是要去關心的事情是說，選舉定期舉行的，它沒有辦法即時地去矯治代議民主所產生的問題，我現在不願意去做任何的估計說，在1129以後，執政黨籍的立法委員他們是不是會選擇繼續遵從黨意，黨要他怎麼投票，他就怎麼投票，還是他會從這次選舉的結果當中去學到任何的教訓，知道說如果我繼續這樣子幹的話，在2016年的選舉我可能會成為被淘汰的對象，我不願意去做任何的揣測，雖然我很希望，我很希望這些執政黨籍的立法委員可以看清楚說，1129所帶來的教訓，正面積極的回應民意。

這件事情如果可以發生，我們或許可以期待(手機鈴聲響)，不好意思，因為我講這些事情很容易一下子就講過頭，所以我剛訂了鬧鐘，如果他們學到了教訓，我們或許可以樂觀的期待說，在接下來權力行使的過程當中，他們會積極的回應民意，但是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把民主政治正常的運作，國家的權力必須要回映人

民的意志跟需求這件事情上面，我們沒有辦法把希望放在政治人物的善意上，我們需要透過有效的機制，當他們違反民意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適時地矯正他們違反民意的作為。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除了修憲的層次以外，即使我們不修憲，在憲法目前的架構下面，賦予了人民兩個重要的矯正代議民主失靈的權利，一個是罷免權，那個是對人的直接民權，那現在正在積極實踐這個罷免權的就是有一個團隊，他們自稱為割鬮尾，那個團隊背後沒有任何政黨，沒有任何財團，沒有任何政治人物，他們是誰？他們不是沒有工作的魯蛇，不是像某一些將近快要被割掉的立法委員所講的，那些都是在社會上面沒有什麼用的人，割鬮尾團隊裡面的人有醫師，有律師，有在外商公司，我不要講哪家公司，因為不太方便，服務的電腦工程師，有企業管理顧問公司的顧問，有各式各樣在臺灣社會來自各個階層、各行各業年輕人，他們白天工作很辛苦，晚上他們聚在一起，他們希望透過自己自主的力量來改變臺灣的民主政治，他白天累完了一天以後，他們晚上可以聚在一起，他們沒有回家看電視，沒有去約會看電影，他們聚在一起討論我們要怎麼做，而且實際地去做。

這個就是新生代的公民他們所展現出來的力量，他們實際的行動讓他們在11月29號一天的時間突破了全世界門檻最高的罷免規定，我們國家的立法委員為了要保護自己，把我們整個國家罷免的制度透過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弄得讓罷免權利快要沒有辦法行使，30天的時間之內要徵集原選舉區13%的連署，沒有一個國家，有罷非法制的國家有這麼高的門檻，你算成實際的連署書的份數，大概就是要3萬9千份，他們在一天的時間之內募集到，我大概可以說這絕對創下世界紀錄，沒有過去這半年辛苦的耕耘，積極的準備，組織的擴建，熱血公民的招募，這件事情不可能，絕對不可能，但是在臺灣真的發生。

另外一個去矯正代議民主失靈的是對事的直接民權，他們所做的決定違反民意的時候，我們可以行使憲法所賦予我們的創制複決權，也就是公民投票的權利，推翻那些代議士所做出來的違反民意的決策，那這個權利是我們的憲法權利，但是現在一模一樣，本來要拿來對付這些代議士的憲法權利也被這些代議士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公民投票法》層層捆綁，讓它幾乎沒有辦法行使。

從2003年《公民投票法》成立以來，到現在2014年，過去十幾年我們沒有一次全國性的公民投票有效成立，大概就是這部法律讓你看得吃不到用不到最

直接的例證。那因此除了在憲法的層次上面推動修憲，甚至是由下而上打造一部新憲法，或者是說，在法律的層次上面我們推動修法，修改不合理的罷免法制，修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改《公民投票法》，把公民投票不合理剝奪架空人民公民投票權利行使的規定全部都把它修改，我們必須要再進行這樣子的民主改造工程，我們在下一一次這些代議士違反民意的時候，我們才能夠透過制度性的運作有效的來改正。

那這個是未來從現在開始到2016，甚至是2016以後到2020，接下來這幾年在臺灣我們所必須要進行的政治改革工程，那除了這些政治改革工程以外，你說蛤，難道都只改這些政治性的法案嗎？當然不是，我們面臨的挑戰很嚴峻，還有其他各個層面的，所謂其他各個層面的是說，我們進一步地去看到在社會層面的，在經濟層面的，你們會發現的是，我們目前國家的稅賦並不公平，我們目前的年金制度也不公平，那這些都是什麼，這些都是原本我們期待，原本我們期待，我們把權力授予這些政治人物的時候希望，我們給他們權力的目的不是要讓他們去當大官，不是要讓他們跟大財團晚上可以稱兄道弟，觥籌交錯，我們給他們這些政治性權力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人民工作，請你們為人民工作。

過去這幾年我必須要講，他們就是讓人民失望，我會不會期待說他們看到了1129的訊息趕快開始，當然會期待，不要以為剩下任期只有一年多，一年多你認真的做事，你還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出來，不要浪費時間，臺灣正在跟時間賽跑，但是如果我們這麼積極的，這麼正面的希望他們開始為人民做事，為臺灣做事，他們一樣對人民的召喚充耳不聞，在想像的還是只有個人的政治利益以及他所代表的財團利益的話，那真的沒有辦法，我們要推動下一步的改革就只有在2016年徹底地改變我們的國會結構，你如果問我的話，我可以很直白的講，2016年的國會結構比2016年誰當總統還要重要，因為所有重要的法案的改革、制度的改革都要在國會裡面進行，我們如果沒有辦法換一批真正能夠為人民做事的立法委員，我們接下來所要面臨的挑戰會越來越嚴峻，越來越困難，ok好，時間差不多，我就先跟各位講到這裡，還有5到10分鐘的時間可以讓各位發問，因為我一開始問的時間，你們比較少人，感覺比較少人想要自己用QA的方式，所以就先到這個地方，謝謝大家，謝謝。

(掌聲)

(Q&A)

主持人：先自我介紹一下。

環球科大助理教授：黃老師你好，我是環球科大的助理教授，因為聽過你在電視評論上的講的某些議題，其實我看過很多相關的太陽花的報導還有最近的政論節目，那其實我一直覺得就是說，我們的政黨政治存在其實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基本上不是所謂藍綠問題，我覺得我們的政黨政治缺乏一個信任的基礎，也就是說如果去觀察世界各國的政黨，他們本身，不管你有幾個政黨，在他們心中對於國家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就是對國家本身的利益大家會清楚，即使我反對你的立場，但是我相信你所做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這個基本的信任基礎是存在的，但是我一直覺得說，現在我們的政黨政治其實最大的問題是缺乏這個信任基礎，所以我們經常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是從我這個，就先把信任基礎摧毀掉，所以我認為說比如說我們講說服貿機制，但是其實我們談到服貿，其實我們很清楚就是說，任何一個FTA它一定是針對兩個之間比較有競爭力的產業希望能夠輸出，那在這個基礎上就是說對於比較弱的產業，就是在這FTA之下，基本上是容易在越競爭弱的情況下是會被淘汰的，那如果從這個基礎上來思考，所以我覺得兩黨常常有時候是模糊到一個焦點就是說，比如說我反對服貿機制，那我害怕的是說我們要保護這些比較弱的產業，但是相反的去想就是說，可能國內有很多比較就是他的態勢或是競爭力比較強的產業，在這個時候就會因為我為了保護這些弱的產業，使得這些競爭力比較強的產業在這時候沒有辦法透過這FTA輸出到外國，那如果說我們一直在這個基礎上討論這個問題，那就是到最後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共識，就是說我們到底怎麼去解決這些不管是服貿或是未來我們說貨貿或是FTA的相關問題，那這些是不是都沒有辦法解決？那這是第一點的問題。

第二點的問題就是說，我覺得我們現在常常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就是說，我們常常會去說我們到底臺灣的價值在哪裡，那這一點其實我覺得他，譬如說我跟有些人我們說他是泛藍的或是說我比較年輕的時候我基本是台獨教義派，就是說我覺得說臺灣要獨立，但是隨著年紀成長，其實我慢慢認識到一個事實就是說，其實我們要去思考臺灣的利益到底在哪裡，譬如說我在一段時間內有出國經驗嘛，我一直覺得我們臺灣是，可以說是一個孤立的島國，我們一直不清楚說臺灣的未來在哪裡，我們在這個區域裡面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那我們常常是太過於鍾情，就是說臺灣有很多人認為說沒有大陸可能是沒有未來的，但是從另外一點去看，我們看很多電視節目我們也體認到這個事實就是說，臺灣除了國內的新聞以外就



只有中國大陸的新聞，那其他全世界好像似乎跟我們是毫無關係的，那這一點其實是臺灣最大的問題，比如說，就好像我們年輕的時候，我覺得說臺灣應該走向獨立這條路，但是慢慢地你隨著年紀成長你又覺得說如果我們一直堅持這條路是不是臺灣是沒有前途的，那這點其實是我一直懷疑的。

主持人：為了保護同學提問的權益，我建議是說，我先確定一下有沒有人要提問，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當然就是等一下讓黃老師這邊大家都可以盡量發揮，但是如果有很多人要提問的話，我們就盡量縮短每一個人的時間好不好？有沒有同學想利用這個機會提出自己的問題？這邊兩位，這邊還有一位，還有沒有？我有沒有沒看到的？好，那邊上面還有是不是？好，我們盡量請同學盡快好不好，因為黃老師他八點半以前一定要離開這裡，所以我們就盡快，省一下時間。

同學1：黃老師我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很多人都說我們是年輕世代，然後他們認為我們是會吵的孩子就有糖吃，那我想要詢問黃國昌老師，對於我們很多問題它不符合民意，那我們要站起來反抗，那是不是有一個所謂的基準點，才不會讓人家覺得說就是我們好像任何問題我們都要吵，然後都要抗議才有辦法去推翻，有沒有另外的方法或是有沒有一個基準點可以設定這樣子？

同學2：老師你好，就是之前我看選舉前國民黨有一個廣告，他說是FTA有關韓國跟中國簽訂的那個，如果它真的對臺灣有衝擊，那為什麼當初韓國要簽訂的時候還有上街遊行抗議，那他們真的有這麼好嗎？謝謝。

我先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個事情是，你覺得你有吃到什麼糖嗎？我先問一個很直接的問題嘛，就會吵的有糖吃嘛，那請問你吃到了什麼糖？沒有啊，你什麼糖都沒吃到，那第二個事情說，到底有什麼樣的基準點才可以說出來抗議或者是出來示威，老實講你真的做過這些事情，你就會發現去做這些事情是吃力不討好而且非常的累，那在一個民主國家當中，人民去監督政府的施政，對政府的施政表達不一樣的看法，這本來就天經地義的事情，那當然啦，你自己出來反對政府的意見的時候，你自己的意見本身是要經過公共檢驗的，所謂經過公共檢驗是說，你如果跳出來戰的是講一些人家根本就沒有辦法認同你所講的話，你覺得你跳出來抗議示威，你吵得再大聲，哭得再大聲，有人會理你嗎？不會有人，相信我根本不會有人理你。

那第二個的問題是，中韓FTA的事情其實我，其實你的問題你已經把你的自己答案已經講完了，你自己的問題你已經把你的答案講完了，我就樣一個簡單的曲線，韓國的中小企業的產值佔他們GDP的比重，中小企業的產值在他們GDP的比重，你看過去這十年線是長這樣，線是長這樣，就越來越低，那代表絕大多數的GDP是什麼，由少數的大企業所產出的，下一個問題，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經濟發展策略？這是可以辯論的喔，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經濟發展策略，絕大多數的GDP是由大企業所產出的，這個時候你就要想的是，那如果這個大企業他本來有的，在市場上面的利基如果垮了的話，那是一次垮很多，從風險分散的角度上面來講，那這個也是牽涉到我們跟中國之間經貿策略的問題，臺灣的經濟一直依附在中國上面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不要談統獨啦，從臺灣自己經濟發展的角度上面來講，這是一個好的策略嗎？這個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你如果問我的話，我會認為這絕對不是一個好的策略，理由非常的簡單，你依存人家越來越重，從人家的觀點來講是，你已經在我的什麼，口袋裡，我什麼時候要把你掐死，我對於你造成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剛剛這個老師講的非常的有道理，臺灣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臺灣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是自我如何定位，你要把自己定位清楚你才知道你要往什麼方向走，你要往什麼方向走，我簡單地講，過去一二十年臺灣的經濟發展的策略是什麼，臺灣真正的經濟發展的策略是說，把絕大多數的資源灌注在非常少的產業當中，譬如說IC，現在開始要搞的是什麼，生技業，那些在搞IC或生技業的人，他們有沒有得利？有啊，臺灣過去在1990年代到現在為止，他們還繼續是有得利，但是那個遊戲是什麼，那個遊戲是，得利的是只有少數的那幾個人，參與這個遊戲當中他們得利，其他的人是進不來的，他以前的模式是，就用臺灣的資金去用美國的技术依賴中國的市場，不管是以前的IC或者是現在他們想要發展的生技產業，都是用這樣的模式，但是這樣的模式是什麼，這樣子的模式是掌握資本的人在玩，其他絕大多數的人是沒有什麼，沒有參與。

那這樣子的模式是即使已經賺到很多錢，在科技業當中，五六十歲他們，我在跟他們聊天的時候，他們就講得很直接，說我們是得利的一群，他們很自覺，我們是得利的一群，在政府的整個資源政策全力挹注的情況之下，他們一枝獨秀，飛起來了，他們賺了很多錢，那但是其他的產業，那等到這個產業開始面臨發展的，面臨瓶頸之後，整個經濟就會怎麼樣，整個經濟就會感覺到開始困頓，他們在臺灣的雇員，雇多少人？雇六千人，在中國的雇員雇多少人？雇四十萬，就業機會全部都在那邊，這是不是臺灣現在的問題？是。

那重點是，我們還要用以前思考的模式去追求那種經濟發展的模式嗎？這件事情才是我們現在真的要去問臺灣的自我定位以及未來要發展的方向，我完全同意你所說的，接下來是方向的問題。

第二個是我不認為那是欠缺互信的問題，藍綠之間的政客，你看他們在電視上面罵來罵去，私底下buddy-buddy，大家都很好，大家都是好朋友，講白了就是這個樣子，你說如果是欠缺互信的問題，我講一個最具體的例子，去年大家可能沒有聽過一個法律的修正，叫《會計法》的修正，但是你們絕對聽過一個人的名字叫顏清標，去年《會計法》的修正在修什麼，四個黨團的代表關在小房間裡面，修過了《會計法》，顏清標拿著公款去金錢豹喝花酒，可以馬上從牢裡面放出來，這種事情他們幹得出來，怎麼會沒有互信，很有互信(全場笑)，默契還很高，要不然這種條約怎麼敢簽得下去。那個時候如果沒有臺灣公民社會起來抗議的話，這個在臺灣民主法治史上另外一個重大的污點就會一直留在那裡。

主持人：因為時間關係，我們最後兩個問題。

同學3：黃老師我想要問的就是有關中華民國主權的問題，那很多人都說要統還是要獨，那李登輝前總統也說過臺灣中華民國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那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中華民國的主權都沒有辦法正常宣示，那以後我們應該要走向什麼樣的路或者是要使國家正常化呢？謝謝。

同學4：離題一下，就是1129以後有鄉民就是在網路上指出，就是執政黨的高層想加速國營企業民營化的這件事情，請問你的看法是怎樣？謝謝。

國營企業的民營化要看你用的是什麼國營企業的民營化，如果說以今天的國營企業的民營化，是那個國營企業他在本身上面沒有具有獨占的性質，那沒有肩負一定社會的任務，所謂社會的任務獨占的性質，譬如說自來水，譬如說電，如果是什麼，如果是像，如果沒有具有這樣子的性質的，基本上把國營事業民營化，讓它效率提昇這件事情我個人是贊成，但是即使是這個樣子，在那個民營化的過程當中，你要非常的注意有關於利益分配的問題，所謂利益分配的問題是說，那個是一個公平而透明的程序，而不是像有一些交易是，就像有一些特定的人可以去買TDR，有一些人沒有辦法，我想你大概懂我的意思。

那但是如果是對於肩負有在民生社會上面的功能的,你要把它民營化的話,這件事情就要從長計議是說,你怎麼樣在確保民營化的過程當中,它所本來應該肩負的社會功能還能夠繼續被維持住,我大概只能簡單地講到這裡。

那啊~~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大家都知道,未來要怎麼辦,兩個部分,第一個是由下而上,其實我覺得目前臺灣的自我認同意識跟國家觀念已經越來越強了,特別是在你們年輕的新世代,但是現在重要的是說,你要從一個不正常的國家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對我來講一個長期要做,現在應該馬上就開始做的就是由下而上的,開始重新地去討論凝聚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共識是什麼,那再藉這個凝聚共識的過程當中,去建立一個新的憲法出來,而不是再透過補破網的方式去修憲,這個是我的看法。

第二個部分是,現實的情況是,除了我們自己內部的努力以外,在外部上面,在外部上面怎麼樣爭取更多的承認,不是單純地從內部就可以完全實現,但是內部的努力非常的重要,內部的努力非常重要,但是在外部的國際關係上面,我某個程度上面可以講是說,我們有沒有那個機會宣布成為一個正常獨立的國家這件事情,要看國際情勢的發展,但是你如果沒有開始先做好必要的準備,可能當那個國際情勢時機到的時候,因為你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所以你沒有辦法利用到那個機會,從自己內部先開始做好準備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當你準備好,只有當你get ready的時候,那個國際情勢發生了,你才可以去運用那樣子的一個機會,那否則的話,我不願意說很沮喪的話,否則的話接下來我們面臨的困難跟挑戰還是非常的多,可以嗎?

不好意思,因為我必須要趕到高鐵站,然後從高鐵站回台北,所以可能,如果大家還有興趣的話,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再到貴校來,那今天非常感謝各位撥冗花這個時間來參加今天晚上共同的討論,謝謝。

(掌聲)